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四

江陰李詡

胡秀婦徐氏、於嘉靖某年喪夫、時年二十五歲、有欲奪其志者、不可、孀居八載、操履甚謹、今年癸丑、鄉人陳煦、忽求納聘、父母雖憐其煢獨、然知其志、姑佚緩圖、婦知之、七日不食、事寢、復食、至臘月、又有富民沈繹求偶、乃父徐鉞但云、終是不了、沈素豐厥、人相爭婚、喧毆衚巷、婦聞之、嘆曰、恥辱如此。何以為人。且初

已却陳令若議論是利其賄不顧于義何以
自明二十八日庚子遂為自決訃其未死之
前三日手浣故衣極淨意留焚化死之日沐
浴更新衣不忘整潔至晚因毋病痰喘進蘆
菔湯一甌又以旨酒勸父飲至酣更餘入室
取絮被覆姪女候其寢復出拜神堂司命遂
閉門自經嗚呼從容就義如此雖世之賢士
大夫或遺人倫之變多不能行者而一田婦
能之是真異氣所鍾者耶其為吾江陰之光

何如也。此徐納齋尚德里中事。余得其所親

記者云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
止訟。質人云。大事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
質劑為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
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
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
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
手摹也。此載豫章別集雜論中。今細民棄妻

無論能書與不能書、皆仍手摹之習、若婢券田宅契則不然矣、

三十三年甲寅歲春、倭亂、兵憲任公督兵江陰、其子遣人候問、作書以遺之、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御何風雲氣、必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若子領兵、不能除訪、嚼氊罽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仰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

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寒熱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母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前亦奚必一堂哉。又詩三首。草草功名六六年。正當烽火動江天。除殘惺乏長驅畧。策馬堅操短節鞭。一昔年走馬陰山道。今日驅兵滄海邊。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為家。二

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遙宴寢先生平旦死安危不在海濤中三公諱環字應乾山西長治縣人嘉靖甲辰科進士

江陰侯吳良有賜刀一口上有金錯龍鳳文其銘曰百鍊金鋼殺氣難當將軍佩此威鎮四方其後人貨于余近里顧山周氏藏之踰百年矣近為常熟楊憲副五川公儀得去

三十四年乙卯四月廿五日倭寇殺數人西去甚慘五月廿四日早復細兩聞倭在常熟墅

橋槍小船裝物須報至則常熟邑令王公鈇
余姪壻父大叅錢公泮并耆民徐寀錢鑄錢
班錢錫宋濤等俱被害其民兵死者不可勝
數誠爲異変
六月廿三日邑父毋錢公晚出擒倭被殺從公
者二十餘人皆死公先禦之于石撞矢盡繼
以尾和身被一箭倭賊遁去有團長吳兇死
之公祭以文曰鶴洲主人憫吳團長之死也
而弔之嗚呼予以千人拒賊之來千人走而

予獨後。汝以百人追賊之先。百人免而汝獨死。噫。予幸而汝不幸耶。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知予哀而吊之。彼未死知不知前之走而免者。與夫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一勸一懲。風紀攸係。汝其有知。信予心而領之。尚饗。是文既書于軸。因無暇焚。留于前庫中。公從兵憲王公崇古命。方率邑兵援靖江。不虞倭賊之至也。得報亟馳接戰。身罹数刃。馬躍陷澤中。不幸死。賊且持公首懸于營。募諜者

得之。始克完殮。夫公之死。非倉卒遽也。不[illegible]
日所素植也。夏季應支俸。已獨不支。曰民僕
如此。何以俸為。潛以印印其衷衣。已預計郊
原之莫辯知。嗚呼傷哉。始聞倭信時。各鄉民
擁入城者幾萬計。王公將不納。錢公獨挺身
任之。而民得以不及于難。王與任公同入城
萬民齊聲呼曰。惟蘇州任兵爺救得小民。王
兵爺在此。我等無慮。哭聲震天。余所親見。誠
哉莫作亂離人也。識者曰。錢公之決于死亦

王公有以激之。當日因倭勢大悍王公不欲出戰。僅僥倖城中。錢公憤然躍馬慷慨赴之。卒陷不測。使王肯上下同心。以保民為訓。錢公豈遽及此哉。錢公名鏜。號鶴洲。湖廣顯陵衛官籍。嘉靖庚戌科進士。中時。年二十六歲死時。纔三十一歲耳。

十月廿五常熟縣天雨如赤豆者

三十五年丙辰四月十五日抵暮倭賊攻江陰城。日縱鉛彈從城堞隙入城中危殆不可勝

言頼曹主簿率其子奮勇止攻去石三塲穴器一時俱下倭遂退却至六月十四日晡時倭賊四面圍截北門更告急人無固志曹父子與兵衆僅十二三人縣令且欲移家眷于學宮或勸曹暫自為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衆遂不敢動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滚用鐵銷汁探賊聚處灌之火藥乘風大發倭賊始不敢近百萬生靈之命皆曹所賜

也。曹名廷慧。山東曲阜人。貢士。是時。晝夜。不得寢食。者凡四十餘日。

三十六年丁巳九月初九日在從弟廳中見大蝙蝠約如鶉鴿亦一異也

張羅峯謂四書本經。我俱讀至千遍是恁樣用功。後為閣老。曾云。做擧人時有病要尋兩箇紅棗合藥。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修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是恁樣憂慮。故其達並殊自偉然。不擬擬于本

世局面

杭雲谷者名朝望宜興人在郡庠與余辛卯甲午兩次同案應試頗相交往嘉靖戊午冬予自郡歸出東門僕輩牽船過呌渡童子年可十五六云將依人遂登船訊其來歷擬稱周姓不得于繼母故出奔投止予信之留余家凡七閱月不知其為雲谷子也有包後人王某者到余家索役價纔得其詳隨走報于宜興而雲谷正當求訪之切急持柬幣來迎時

伊子隨余果兒赴試即遣人伴送還家雲谷與余别久而余兒亦未知舊誼漫爾裁答故索啟與謝啟皆兩不識面之語耳然其文可存存之恭惟君侯江海涵襟斗山凝望高風素被久馳慕蘭之性芳譽傾聞將效識荊之願如孤匪類敢何名派遥拱門墻借陳衷悃適者犬子失教遺家遠遊意或落魄萍沙或寄生牛口矣豈期扳鵠舟而附邁仰鶯樹以思遷得覲君子之光緣推赤子之保誠生死

而肉骨者也。然可宗不失。雖廿效于執鞭不
下愚不移。終自投于釁鼓。此則日月之明所
必察者耳。竊念孤半生殘簡。奄遭九蹶之艱。
三世寒荊。僅遺一線之緒。眇然離膝。黯爾銷
魂。寤寐屋舐犢之私。昕夕懸倚廬之望。曾無
取蜂之誘口。遽有履霜之激心。雖知賴庇于
二天。豈能遺懷于一日。敢茲冒昧。徑瀆尊慈。
伏惟君侯澄盧鑒物。推赤置心。再造天緣。曲
成人道。俾藉餘休。衍宗祧于百世。寧忘披膽

效銜結于他年孤不勝仰望感激之至謹啓
竊惟鈞大造者廓形骸而齊物懷私淑者越
宇宙而歸仁君侯道裕津梁宗承閥閱囊聯
賀錦韜豹霧以成文仙列膺舟闢龍門而納
士孤披雲已晚竊附神交捧訣何年得傾心
戀矧翳桑之惠及釋子之顛連而結草之私
敢餘生之背負職命傳瑗使益徵君子之心
教錫瑤章深荷大人之造第慚非連璧抗義
氣於雲霄喜切薰蘭效心盟于山海曩伸菲

孰顧辱麾旋豈以大德之可酬襃物之能報
耶衍祐宗祧寧懷轉石矢心天地敢效忘筌
尚圖伏謁門墻叩稱犬馬附陳蕪牘潛瀝台
光伏惟尊慈俯原踈陋孤不勝感戴之至謹
啟

武宗召徐霖在臨清謁見欲授霖教坊司官霖
泣謝曰臣雖不才世家清白教坊者娼優之
司臣死不敢拜乃授錦衣鎮撫久漸寵幸至
以子仁呼之（霖字子仁）每進見必衣破袍帝以

為問對曰臣家貧無衣乃以斗牛襲衣賜之至南京一日入暮寂聞欲幸霖家霖與近侍謀夜深不能治具奈何衆曰汝書生獻茶可矣乃潛遣人報其家而以身待將二鼓 駕出乃召霖令引至其家家人羅拜但爇其屋小許至北京賜大第居之既而設四果進茶

帝曰人謂子仁標致乃出茶耶霖叩頭謝曰臣不意 陛下俯臨無宿具 帝曰已有果但少酒耳於是出酒命霖歌 帝亦自歌

[illegible]樂並不得和從容歡燕兩鼓乃罷

欽寧既賜姓當權其孀也氏死送臣多往奠之祭章既具衆謂世無也姓當乜字之誤遂書乜氏寧怒不肯受奠衆為改撰祭章然後受之

唐荊川罷官家居頗自特立知命之後漸染指功名因趙甬江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陞至淮楊巡撫殊失初志鄉人以詩弔之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埋白羽旍子美文章空

寄世。孔明事業等輕毛。避人焚草寧辭諫策馬先師不憚勞。莫訝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有送行一詩云。與君廿載卧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登閣固知非昔日。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應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此為越中余師龍溪王公所作。

黑荳丹方四季用黑荳五斗淘洗乾後蒸三遍去皮大好蘇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

開口去殼用亖五升蘇子仁三升作小料亦可右先擣亖黄為細末然後擣蘇子仁極細漸漸下亖黄令匀作丸如拳大入甑内蒸過從晨着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至午時晒乾擣為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為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可百日不飢第四頓千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問老少但依方服食令人無有憔悴渴中飲新汲水或研

大蒜子槳水飲之若要重喫他物用葵菜子研為細末煎湯冷服下菜如金色喫諸物並無所損此唐劉景先所進者正德十四年巡撫李公充嗣因郡邑飢疫相仍乃書蘇東坡聖散子方并前方拯民飢疫全活甚衆聖散子藥品製法見袖珍方書東坡聖散子叙見集二十四卷聖散子後序見續集第八卷葉石林避暑錄話上卷辨聖散子方不可用其言甚有理併與善仲景術者辨之

猶覺寮雜記載郭元振助喪又有楊虞卿助陳

商事。并范忠宣勒石曼卿共三人。宇宙間此等人。詎可多得。若如孟子謂萬鍾不辨禮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則世固不乏矣。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旱虐異常余鄉有具呈于縣者其呈模寫民艱可謂曲盡摘而存之俾他日為治安思危之助云其等住居去城百里之外。絕不通潮。離水一丈有餘。最稱高阜。自夏初而不雨。三時之望已孤。入秋來尚愆暘。千里之跡如掃。鳩語不聞於澤。畦龜文畫

見于田中。上以求之于天。而禱雨不應。下以求之于地。而掘井無泉。腹内者盡被拋荒。野無青草。沿河者雖經揷蒔。旦起黄埃。一粒雖秀。而無水以浸其根。終爲空合。三眼俱齊。而無日以待其長。到底無收。晚蒔者以根老而尚青。名雖稲而實非穀也。早耘者以根嫩而先死。豈非穀之不登矣。間有豆苗幾丘。復遇昆虫爲變。大者先食其葉。名爲豆牛。小者繼食其花。呼爲豆虱。目下雖云未槁。秋來總

是無成。其切念民遭倭亂之餘。室如懸磬。今若遇飢荒之變。命若倒懸。壯者則趍工於水鄉。圖升合之粟。而積勞以死。老弱則枵腹於戶內。無瓶罍之積。而待哺以斃。魚鱉則盡於河中。鷄犬則空于閭里。水路絕。而客商不至。生路難尋。人心变而移兑。不通。盜心頓起。或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于强暴之徒。或廿錢糴得一升。夜歸而不到于妻孥之口。黑夜則穿窬接跡。白晝而搶奪成群。大兵之後

而遇凶年。民有七亡而無一得。飢饉之餘而遭盜賊。民有三死而無一生。况二麥罄于車戽之餘。種子誰能復辦。衣服盡于典賣之後。祈寒何以克當。明年之荒歉可知。今歲之三冬難度。豈暇顧夫父母。亦奚有于妻孥。貿貿然來。悲號道路。怏怏然去。顛踣溝渠。目擊傷心。耳聞酸鼻。欲入城而訴旱。餓殍豈能行百里之程。思赴臺而告荒。糟糠何以供一朝之費。云云即令他人誦之。便欲流涕。何况經歷者

乎

讀之令人酸鼻[illegible]

唐寅題寒雀爭梅圖云頭如蒜顆眼如椒椎逐雌飛向葦蕭莫趂螗螂失巢穴有人拈彈不相饒又題敗荷脊令圖云飛喚行搖類急難野田寒露欲成團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余得其所畫二圖錄之

楊舍居民蘇敏本蘇州人負販累千金死未幾其子某為牙儈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為邑城布商何三癡賃居何因歸鑰其室

蘇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子二郎守護所晒穀于室前場中二郎年十餘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徹闇閉室中有呻吟聲抉門而入了無所見聲似出諸室之大櫥內櫥亦何所鑰復抉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紮縛數圍草索即平日備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荅云適坐門首見三四人從外来捽我由戶檻下猶竇中入欲殺我賴公公在此懇救尚未下手今見人来四散去矣公公即既死之

蘇敏也因摯之出夫青天白日之下忽撥蓋子于扃固無隙之櫥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也不踰年業產皆為人有然二郎竟亦無恙此得之于親見者所述不誣

嘉靖壬戌歲仲春廿二日丁丑夜雨既濡真率窩前雙楯上滿綴金錫次早望之黃綠相間瑞氣氤氳殆巧工未易摹寫即而視之若花瓣繽紛或五出或六出又如露珠凝滴參差雜沓天然奇巧嘗其臭味若糕餳入口甘黏

柔淨有淡而不厭者存焉次夜復雨而綴者更密遍訪他植更無所有訪諸父老驚為創見予竊思之福以德彰慶沿業皎矧茲至道伊融大化斯肇謂之為瑞予家當多難之餘理不當有謂之為妖其色黄中央正色也生于植木之堅貞後凋者也方春景物鮮妍百卉暢遂偶值氣盛蒸積若逆菌芾蕈勃然而生未德何福未業何慶何妖何瑞之足論矣聊叙顛末以識歲月俟諗諸博物君子或能

深達其理也此之謂雀鐲不祥之兆也

余邑中陳鴻江臯謨為南京工部郎中托伊表姪丁其同乃郎至蕪湖買乃堂壽木其拙分主事部中嘉興人許⿰火侖也許主事因談及其父名許吉尚未有材亦近日所得者木之上有一許字下有一吉字與姓名畧無差丁歸言之此十年前壬子六月中事偶與人論數之前定追而筆之

宋鄭特立續皇極經世書元吳草廬澄序之曰

邵子之書其初十二篇以一元經十二會而繫之以運運與世其次十二篇以九會經二百四十運而繫之以世與歲又其次十篇以十運經一百一十世而繫之以歲與事元之經會始月子訖月亥效天也會之經運始星巳開物訖星戌閉物法地也運之經世始辰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訖辰亥二千二百六十八紀人也紀事起二千二百五十六世內之甲辰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內之巳未唐帝堯

以前不紀無攷也周顯德以後未紀有俟也
鄭松特立南為續二百七十五年自庚申宋
興至甲午金亡近述邵子經世之事遠繼夫
子春秋之志用意宏矣邵子所紀三千三百
一十六年閒頗有更定書法視昔尤謹論國
統絕續離合謂興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
各為系漢魏晉宋齊梁陳七代一系也魏齊
隋唐梁唐晉漢周宋十代一系也遼金國朝
又一系也斯論也世儒未之及也噫鄭續邵

之書它時豈無續鄭之書乎雖千世可知也
特立在前代三預進士貢不第在今日隱處
三十年不仕獨折行輩與澄友古今因華聖
賢心迹毎共細商焉是書之成以澄能知之
而俾題其端所纂經説拾遺亦多可取云
司馬彪注莊子曰彭祖八百猶悔不壽言彭祖
餌雲母能御女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
壽終也
康節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

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来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為天根楊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夘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為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為復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着于酉天根自子而後着于夘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

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為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為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為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閒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

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者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況後世耶。此在雙槐歲抄中拈出、休寧朱風林升說云、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為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

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

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

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

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

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

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

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

着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

立也。月之魂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

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

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

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為言剛畫奇一為一宮柔畫耦二為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和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

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間来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為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發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於歸根内册之説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

宋朱弁曲洧舊聞。〈粱尊〉第四卷中云、崇寧初范致虚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

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諱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余家藏舊邸報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牌面其畧云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然雖字異實乃音同況兼食

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并連當房家小、裝遣極邊衛永遠充軍、事有古今相同者、固若此、

浙有獨脚鬼、名山魈、福建浦城常有人見、手足帕子、乘片雲、飛過屋頭甚低、亦不大畏、又能盜物、最畏罵、人知、輒大罵多擲、還之、酉陽雜俎、又作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猣、一曰操

過淮

亂離歌六首、　邳州哭毋小祥、其前曰、收郴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

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淚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于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十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徐妳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椰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一此

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

賢妹鮑菴吳公寬跋云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叢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居原之有騎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蔵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嬰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書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鳴呼淚下如兩讀者尚縮而悟臺慟哭如公門下容者末必其涕之無從也又云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物公色落家人理筐篋書翰叢積見此公損爛將裂以拭酒庖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愓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二泉邵公寶題錢世恒弔文山遺墨卷云北風吹南冠行一詢作書謝肩兩涕淚紛交加此行已忘身此書又忘家家身家計兩忘兩忘矣忘者何能

至武君與弼大哉夷與華片紙今又厥告嘆天無涯

朝

廷改奉孔子王號爲先師。易像爲主。乃嘉靖

九年庚寅冬十月間事。余知出于張羅峯。今

觀王浚川廷相。撰尚書靈寶許莊敏公誥誌

曰。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

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帝悅。即

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

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

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

學。鄉等其罔脫棄。仍賜茶及禮神品物云云。則實許公成之也。水東日記云、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頗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千金方中、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下兩脈津液是也、每旦起坐、瞑目、絕慮。叩齒二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潤之聲。如此。則百脈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災不干。

余邑在宋時有王子開事、甚異、人鮮知者、余衰諸書、併載于此、以俟搜奇者覽焉、趙景安雲麓漫抄云、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知、為蘇黃門婿。故兄弟皆從二蘇遊。子高後受學于荊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微之為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後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迥後改名蘧。字子開。宅在江陰。予曩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荊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衰東坡兄弟往來東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

察。以毋宗女恩、得職、常為鎮江都統司機冝。開其所得帖于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畫衮雲垂地褚。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㒟取去。為光堯壽。今在天上矣。東坡集芙蓉城詩并敘、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周瑶英遊芙蓉城。元豊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集中）詩載胡傳畧云、忽一夕。夢周道服

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闌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遂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叢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

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啟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我

同。君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留詩云。久辜
帡帷不暫開。今朝離意尚闌珊。臨行惟有相
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王明清玉照新志云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後以傳
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蘧。易字子開。決別之
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數歲。後當偕老
于澄江之上。初未渝。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
結婚何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
室之女。方二十。知合巹之後。視其妻。則清盼

冶容。俏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為澄江人焉。服其冊。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諴。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事與雲溪友議王蕭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駿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張耒究丘集。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為別三首。末首云。避

祿免危疾。棄鉛得黃金。須眉藹如漆。便覺老難侵。紅湖足幽遁。市卒或可尋。莫思芙蓉子。冊方亂君心。王荆公和東坡歌首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全篇不傳。東坡誰其主者石與丁。蓋石曼卿卒。後成仙爲芙蓉城主。丁觀文度未卒前。有諸女御迎爲芙蓉館主耳。陸放翁云。子開居江陰。既死送葬趙州臨城。故賀鑄有和氏干將句

升菴楊公慎。撰孝烈婦唐貴梅傳云。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

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悦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寄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從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溪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

孀雉經于後圃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徙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此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為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

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余舅氏俞士積薄遊至他州。稔聞其事。作詩吊之。歸屬慎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誅、冰操霜淸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靑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

附露筋碑之跡、

余邑定山葛維善。雅尙詩禮。在成弘閒。爲園亭于定山之上。凡三十一景。曰玉泉山房、曰虎跑泉、曰白雲塢、曰三峰堂、曰小桃源、曰紫霞

峰、曰鳴玉亭、曰清風逕、曰蘋香沼、曰翠雲屏曰仙人洞、曰歸菴曰旌節橋曰石船曰望江臺、曰濯纓澗曰雲香坡、曰舜田、曰起蕉亭曰修禊亭曰濈春臺曰綠漪精舍曰醫俗亭曰曲曲池曰矯搗曰平艇曰棲鳳所曰凝翠屏曰夾花溪曰萊畦曰攪竹當時縉紳名公騷壇高士咸賦而咏之。積成一巨卷。後流落于石橋趙氏某之手。趙不知愛惜。余季弟其婿也。一從嫁女奴。歸探問。携来爲糊鞋襯具。余

知而索之毀壞不可收拾矣惟侍郎徐主一公恪所題跋語完善可讀耳主一手澤又余所素珍也錄之其跋云翁為徐姻予姪女歸時嘗一至定山時維善君年尚富從予游山中林壑參差青松白石而已茲予從子統將維善意持此卷欲乞題于予感念今昔為之悵然憶山中景致固天造地設非人力可為然酌量品題模寫風物必因人而起此定山諸詠之所由作也今予年邁古稀維善亦將

耳順。倘得暇。當再遊山中以續九老會辭章云乎哉。

常熟蕭觀瀾韶遺集一册乃余少時業師益齋趙公所校録者中有桑寄生傳一篇取藥名成文足稱工巧殊可資玩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数百部長而益智不凡雌黄今古談辭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絶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為布衣交劉即位拜為

将軍自令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周升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差朮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即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針、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於道澤也、然頗好佛、與天竺黃道人蜜陀僧交最善、從容言于上、上惡其異端、弗之用、木賊及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柰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請

折箠笞之、上大喜、賜穿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曰不過半夏、遂帥兵往、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餘數里、令士卒挽大黃、發赤箭、賊不能當、遂走、絆于鉄蒺藜、或跌滑石而躓、悉追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薏苡興謗、此不可留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平賊如剪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為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椒八

百斛以真珠買紅娘子為妾紅娘子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香生絕愛之以為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頓減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深慾節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故紙題詩以寄焉其詩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

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澤蘭憔悴渚蕭
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
甘菊自重陽、妾答之曰、菟絲曾附女蘿枝、分
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
掃蛾眉、丁香護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
頹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天門冬
日曉蒼凉、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淚暗銷輕粉
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末嚼心先苦、紅豆
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

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于上召之使送然生既溺于欲又不能防風寒所侵寖以成疾面生青皮兩手如乾薑儲然白頭翁也上蹶乞骸骨上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日矣賜神麯酒百斛以皂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史君子曰桑氏出於秦大夫子桑生蓋桑白皮之後也有名螵蛸者亦其遠族生少孤煢僅知毋而不識父卒能以才見于時非所謂鄭林之桂枝沅江之鱉甲也與其後眈于女

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善于熊膽美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甚于烏蛇也迷而不悟卒以傷生惜哉觀瀾三十餘卒此傳又其初年作使假之年容可量也或曰因其同邑有桑姓者所行多不謹故特為此傳語多含譏刺似其人今遠不可詳矣意者其然與

孔子不悅於魯衛棄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者有所主而後可為之臣孔子於司城貞子之家而為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說能擇所主止言主於貞子足矣何關為陳侯周之臣而并言耶若言孔子主在宋臣而為臣

于陳其事而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邪若言孔子去宋時主于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世家著于至陳之下邪若言貞子為陳侯周臣豈有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國邪若言貞子為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為司城既主之而桓魋為司馬乃欲殺之邪司馬既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况敢留其國都而主于司城邪若周為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上有宋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邪

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爲疑饒氏倪氏皆以司城爲宋官惟見朱子以爲宋大夫而據以爲說他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邪又朱傳言主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爲說新安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真見也當作陳臣爲是朱子只爲司城爲宋官而以貞子爲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䟦按史記孔子之

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公是為懷公之子湣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于魯又孔子世家湣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

歸魯、是漯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貞子、是為漯公之臣矣

談參傳、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筭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弃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飢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為梁為舍、皆畜豕、謂豕凉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

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鼠昆虫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数十甕日以其分投之若其甕魚入其甕果入盈乃撲之月撲者数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参且纖嗇惮費平生無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籍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参之貲日益窖而藏者数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其睍其藏久之一日参病亟謀請曰翁脫不諱即

詐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比去之、
參死、其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構
爲獄、官没參之產、某盡歸其臧云、論曰、昔馬
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亦安所
論巧拙哉、莫巧于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飛、
有餘胡爲哉、矧參無遺筭矣、於身計情如也、
巧耶拙耶、千壓百壓、歸一壓矣、謂千壓百壓
者巧耶、謂一壓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
評焉、此邵北虞圭潔所撰也、談參、寔譚賦常

熟湖南人行三参者三也北虞係同邑。不欲、顯、論之耳。余聞其揷蒔後、見鶴在田覓食、恐踐踏傷禾根、謂僅驅之、無以示懲也、用細繩百丈、捲置瓦瓶中、繩頭繫鰍鱔之類、鶴不知而吞之繩已援于腹、不得斷、旋飛旋下、瓶垂垂匝地、哀鳴莫脫、自後群鶴無敢翔集此境、為禾害者、一日有持鉅册、裝潢絶勝、索價甚廉、却之門客頗訝其未諳、渠曰、此册來歷不明、得之必貽累、乃其弟私自賤鬻、藏訖、後盗露波及

賞百金如所料傳云法售昆虫之屬余亦闘其一事凡佃人每户課其紡緜娘凡幾枚以小麥麩為籠盛之携至蘇城每一籠可取錢一二百文紡緜娘即絡緯也覔之草間不直一文佃人本不善納如此類未易更僕数丁南湖奉嘗為語以嘲之曰其取利也窮天極地而盡人其得禍也殺身亡家而燬族倭亂時曉斅萬金城其邑城後邑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以旌其功云

余老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畧窺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駭愕。其甲第庄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田畝叅萬有餘。財貨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妖。畫船廐馬之盛。莫可殫述。數日間。悉爲鄉里豪強輩。群起而分拡之。若許庄。若馬路庄。約其屋之數。俱四五百間。高墻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搶拆一空。即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執者。或稍留十之二

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庄者。乃余家故物。余目睹地方效尤。屋材樹竹米穀椅卓。閧然瓜分而去。全仲弟稍稍護持終又歸諸豪强矣。揆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祗其世居傍江。塩盜出沒。逮健僕壯子。恃勢放恣。一等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敗露。人皆指稱窟穴。謄播人耳。疑信無憑。遞爲士流所唾罵。怨家又起而誣之。以致上官

亦駭于耳目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纒蔓結僕輩悉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為幸于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瘐死獄中屍棺暴露行道酸辛視諸田宅特身外長物耳奚暇爭執耶非不欲也勢不可也一旦有此大變或曰足以懲官豪然寔有以熸刁惡抄沒之權細人得擅以肥家恐非清明世界所宜見也時在嘉靖丙寅之春仲三月

又見有刊成一册曰稔惡畧者。中載海山題拂水巖亭春聯云。無邊風月供嘲弄。有主江山孰剪裁。欲坐以謀為不軌。其他虛實。姑不暇論。不軌之謀。何容易以陷人耶。海山上耿兵憲詩。有官如曾母雖投杼。家誦參乎豈殺人之句。亦可憐矣。

浙錢塘田學憲汝成。撰阿寄傳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

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跟蹌老僕、迺費我蒭豢向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亦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貧、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産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

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捲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盗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髫穉而株守薄業、户祚彫落、講整在念、非素

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匪肯畢心殫

加。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

所可及哉。鴻和又曰、何寄老矣。見徐氏之族

雖幼必稱。騎而還諸。翁必控勒將數百武以

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

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

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

也。又沈石田客坐新聞記義僕云、范信者崑

山龔泰云亨家奴也、泰家不造、食指衆而日

不能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雉瀆其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益貧甚無所依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於途信見故主泣拜地下懇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婦願不惜晨暮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志而信傚農事稍閒即肩負小販往來村落中市賣以給迨今不衰嗚呼信一奴耳為主轉賣其身尤戀戀不忘其義也故書而表之

以愢為人臣食君之祿不顧禮義不能執義而反賣國者右阿寄范信二僕即求之古人中不多見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此類是也豫讓以衆人事衆人畜之語聞范信之事不有媿哉宋時沈飯譖史云四明戴獻可者踈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遊處而家世推于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治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塩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揚忠所業猶可賴為衣食資遂往馬揚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

俾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為、其游從
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偕
簡與其徒會飲、呼簡、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
者斬首、擲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
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卒我保
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我斷汝首
告官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
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
禁調良久、收刃卻立口、爾畏死給我耶、其人
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
至、必醫裂爾軀、遂出帛數端、白、可負此亟去
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
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
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
懸泣、自是謝絕群不逞、脩謹自守、一聽楊忠
所為、累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
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

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揚忠之罪人乎 [illegible]

煑煉鹿霜膠法、新麋鹿角各一對、截二寸、汲長流水浸三日、刷去腥垢、每觔用楮實子一兩、桑白皮黄蠟各二兩、無油淨鍋魚眼湯不斷火慢煑、勿令露角、常添熱湯、不可用水、三晝夜取出、削去黑皮、薄切、晒乾、碾末、即成霜也、右將煑角汁濾去滓、慢火如法熬濃、傾磁盆內、候冷凝、切作片、陰乾成膠、

煑麋角霜法、新麋角一具、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

水入砂瓶、或銀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洩氣、炭火猛煑、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一日許、其角爛似熟山芋、掐得酥軟、即止、未軟更煑、愼勿漏氣、漏氣則難熟、取曝乾為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綿濾作膠片、盌盛風中吹乾、麋角膠、別入藥、野客叢書曰、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學院耿楚侗定何著二孝子傳姪輩赴試得以呈余者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生言為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丐吳市中吳門有貴人今月夜道橋上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食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曰儂宴人耶為阿母懽耳貴人嗟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無

宴輒置餘豆閒曰以待孝乞兒也吴下至今
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
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
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獨嬴于貲一日飲諸
婣呼孝子侍婣多豪貴人饌具腆甚孝子未
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
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
褁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
紙盡而袂巳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

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為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衣、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徹屋奉母

居、令無訴也、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嗔恚聽
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
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倉徨歸將
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
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
卮、知非若矣、頓若何苦自誑、爲不韙名、孝子
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懽
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
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

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領兩豚犬兒、能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適語之曰是子知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産。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可子孫契是乎世之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播何如矣號

所止餓以見顯否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
可憫乃其頤養一念即古潁封人奚翅焉卒
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余舊曾聞吳郡
侯甸西樵野記
中載孝丐兒事不知與耿所傳者即一是一人
或系自一人附錄于此長洲之相城一丐兒
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
分貯之筒籃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對
曰將以供一母隱君始異之潛令人瞯其所為
丐至野岸一舟中舟雖陋而頗潔老媼處其
中丐方出物治之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
伺母扶盃乃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母
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
母死丐卒不見夫丐者知曲意悅親若是而
況世之不為
丐者乎

田汝成醉鄉律令一篇其引云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條刺飲事三十篇自謂酒史之董狐矣第其叙述稍冗肯綮弗章讀之不能無遺恨焉予也陸沉丘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甚篤惜其風味久溷于俗子而品詠未罄于高賢也取皇甫氏之意而芟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為醉鄉律令一篇庶使酒身濡首者有所禁而不淫齊聖溫克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選勝賞心能無崇飲千鍾

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情者酒中之趣先得我心予誠有味於酒乎聊以鞱精光洗磊落耳嘉靖三十年春三月逃禪子書於西湖社中

醉鄉律令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宜微酡　醉文士宜妙令酌無苛　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宜樂侑語無它

酒徒之選十有三

欸於

辭而不佞者　愉於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而惜終懽者　撫物為令而不涉重者　聞令即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愬者　偕衆樂而惡外囂者　飛爵騰觚而德儀無愆者　坐端凝而神爽逸者　寧酣沉而不傾潑者

酒所不歡之候十有四　主人吝一也　賓輕主二也　會客不投三也　殽核雜陳而不序四也　妓驕而樂濫五也

說家常六也　議朝除七也　迭詠諧八也
刻觴政九也　録事不綱十也　與居紛
紀十一也　附耳囁語十二也　蔑章程而
騁牛飲十三也　醒木訥而醉劳曹十四也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
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壹闕三老
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
之闕

常熟徐駿字叔大號積菴成化弘治時人少偶

畜鴿父撻之遂篤志于學後父卒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先生弘治中年與先君同以非辜繫逅于其邑之獄遂授先君書先君至七十餘三體鼓吹二帙嘗對客倒誦每曰皆先生之功也常熟志止載其所著對類總龜而反遺泣鴿事故私着之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瘃竈瘃足跟凍瘡也

常熟嚴養齋公訥

聖上賜以泥金綵繪斗聖祖跡神像各一軸特

募建雄殿於拂水巖以致虔奉四方進香者以萬計殆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乎余老朽亦從衆登巘書數語于壁相臣寵 帝賚

寶殿煥嵯峨式廓茲山勝聿昭 聖阿兩湖回雲漢環峰鎖煙蘿天心本自眷福地豈緣多士女驚快覩神物慎擁呵同志二三子探奇走委蛇臨風豁酡顏雙眼窺肩摩登斯聊自憩拍手莽浩歌浩歌非不樂還須吐辭波上以廣 帝渥下以瘳相痾民力真無賴

脂膏竭既多無益害有益都俞曾及歷聽人不聽神古道當如何

宋

陳龍川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豁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詼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

目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歎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步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

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也。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心。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

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屬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羡故將岳飛嘗隷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羡。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

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
次張度時不用屛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
燊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
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狂生我
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
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撥亂解紛
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
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
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

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儁倜儻之士沈没於困躓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六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

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禀、張叔夜、何㮚、劉璨、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

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

魏、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

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裴其行事、而

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

故序首及之龍川大周公之言愚謂此言乃用世者所當書諸紳也

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孟公孟姥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

和焚、又或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墨娥小錄四棄餅子

香與此裀同。荔枝殼、松子殼、梨皮、甘蔗相右各等分為細末，梨汁和丸，小雞頭大，捻作餅子，或搓如粗燈草，大陰乾，燒妙。加降真屑、檀末同碾尤佳。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四

嘉慶乙丑正月望日湘畦閱[illegible]

畢 丁卯六月廿九日 [illegible]又閱

時年九十[illegible]